

譚 驗 經 道 傳

集 二 第

版 出 部 報 書 會 義 信 華 中

PREACHER'S EXPERIENCES

Vol. II.

EDITED BY

YANG DAO-YUNG

SECOND EDITION

LUTHERAN BOARD OF PUBLICATION
HANKOW.

1930

請 讀 信 義 報

上海陳金鋪牧師說：「信義報多注重宣傳福音」

陝西浦化人牧師說：「信義報立論悉以聖經為根據」

安徽生熙安牧師說：「信義報闡道文字在今日潮流中尤為難得」

台灣王志清先生說：「信義報材料豐富言論淵宏」

請未讀信義報諸君訂購信義報已讀信義報諸君介紹信義報

信義報年出五十期國內全年連郵費定價大洋一元國外另加郵費一元

漢口信義書局發行

洋日流日集琳琅
 此紙非徒貴海陽
 今後莫愁天路遠
 名言至理印津梁
 傳道佳驗譯三集出版題此以誌
 欽佩 丙寅秋日 對廬時在上海上

懿歟斯編！談叢異珍。海內名牧，於茲現身；
其言亶亶，警歎可親。弘道有則，前架喜存。
載恢神國，載宣帝恩。述往詔來，遐軌期遵。
自陳踐履，作者八人；誰其輯之？楊子味根。
宗徒蔚起，救功昭聞。借鏡攸資，宜不朽云。

董義轡敬題

傳道經驗譚

目次

題辭	許耐虛	一
新序	董羲轡	一
	張祖紳	一
弁言	編者	一
篇一	趙柳塘	一
篇二	朱味腴	七
篇三	王正翹	二十三
篇四	諸辛生	三十一
篇五	谷子容	三十九
篇六	李春蕃	四十五
篇七	凌德淵	五十一
篇八	祝幹丞	五十九

傳道經驗譚第二集再版新序

近十年來，有兩件事很值得中華基督教界注意的：一是本色教會的提倡，一是非基督教的運動。

那非基督教的運動之發生，原因固然複雜，大概可以歸納起來說，不外乎國人的愛國心和理智慾的澎湃；這原是一種好的現象。不過非基督教的運動者，從來沒有進入基督教的堂奧，當然對於基督教的認識未能徹底，便難免生出了許多的誤會；有的以為傳教是外人的一種侵略之工具，所以凡愛國的都當起來反對；有的以為宗教是用來愚民的迷信，迷信是不科學的，所以凡崇尚理智的都當破除迷信，打倒迷信的產物，基督教也就被認為當受反對的宗教之一。因此，國內有一部分的人們，站在非基的立場上，自以為是愛國，自以為是崇尚理智，也就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了。

我們中華基督教界中的同人，果不愛國嗎；果崇迷信，而不追求理智

嗎？斷乎不然！因為我們是希望祖國能變成天國的，如何不愛國；我們是崇拜真理的聖靈的，如何不尚理智！但是，我們素來所表顯的基督宗教的象徵，果屬完滿，不致令人誤以我們的簡陋認為基督的豐滿而非起來嗎？如果基督的救世宗教，反因我們自身的過失，招人反對；那末，我們該當如何地警惕，改進我們的生活！因此，我認為我們今日非將自身的意念，言語，行為，整個地徹底基督化不可！那不肯徹底基督化的，倒不如即刻退出教會，免得基督的道理因他受冤屈；因為這樣的人們——那不冷不熱的基督徒，是今日的環境所不能容許永久存在的！

至於本色教會的提倡，本是教會生長的自然象徵；這更是好的現象。除非教會的生活受了束縛，纔不會隨時有新的企圖。『愛惜自己生命的，就失喪生命；在這世上恨惡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個人的生長是如此，團體的生長更是如此！大凡注意過教會發展史的，都不能不承認這種事實。

拿撒勒人耶穌雖然極端的反對那些嚴守律法的法利賽教門的主義，却不肯廢棄猶太的律法和先知，反要成全；而且並不拒絕，反肯接收「彌賽亞」的稱呼。他所宣傳的天國福音，他所講授的天國律例，都是以猶太固有的本色優點為基礎，再來光大牠，改進牠，變化牠，收為己有，為推廣特殊使命的階程。傳福音給外邦人的使徒保羅極力反對那些猶太派的基督徒要外邦人受割禮，也無非是使人們在基督的福音之下，享受完全的自由，不受他國的色彩束縛。以上的事實，載在新約裏面，都是顯而易見的。

後來基督教經歷了希拉文化的領域，便吸收了希拉文化的優點，就用哲理的方面來發揚基督教的思想，創立了千古神學之業；又經歷了羅馬文化的領域，便吸收了羅馬文化的優點，就用法制的手續來演成基督教的組織，開拓了萬世教會之基。再後，日耳曼人馬丁路得感受了羅馬教皇的專制，和徒具形式的教會信仰之空虛無補實際；又鑑於當日民衆

的盲從，和信徒絕無誦讀聖經的自由，於是就朝乾夕惕地探索聖經，一旦獲得使徒保羅因信稱義之真理，躊躇滿志，振臂一呼，抗羅之幟遂遍樹於歐洲了。推原響應之速的所以然，就是適逢歐洲文藝復興的潮流澎湃之際會啊。抗羅運動之成功，也可以說是馬丁路得和他的朋友們接收了文藝復興的原理與精神；那不是吸收了時代的優點來爲我用嗎？

自從抗羅的旗幟高舉，便打破了號稱萬國一統的「公教會」也無非是因爲那「公教會」早形成了一種固定的模型與信式，不容稍具規模的伸縮之可能，於是就產生出適合國情的一國一國的教會了。從此以往，那些漸趨固定的「全國教會」或因不能接收時代的潮流，或因失掉滿足國人的希望，就又被一些生氣蓬勃的小團體所衝破；這就是許多自由叢生的教會之起點。其間固然有些難免過於冒昧另立門戶的輕舉妄動；但是就大體說，我們不能不承認那些不滿意於因循舊有槽臼的自動，都是些基督徒們多少具有生機的象徵哪。

照這樣看來，今日在中國提倡本色的教會，由教會歷史上，由中國國情上，由時代潮流上觀察，都是應有的刻不容緩的適合步驟；其所以尙未見諸具體實現的，正是因爲缺乏如火烈的生氣罷了。但是這樣火烈的生氣如何能養成？惟有培養中國的信徒：

(一)使他們的愛國心具有大無畏的精神，放胆地吸收中國文化的優點，輸入個人生活與團體生活之中；

(二)使他們的理智慾服從聖靈的指導，放開胸懷，對於現代的思潮詳加研究，取其精華爲我所用；

(三)使他們的生活徹底基督化，就不致於有我見，有人見——這纔不致不能接收母會所傳授的靈性遺產，而與母會完全脫離關係；也不致不能突出母會的具體範圍，而爲中國教會的生長別開生面。

話又說轉來，若要中國的信徒如此，必先要中國的牧者能如此；若要中國的牧者能如此，必要他們在基督裏面屬靈的生活之經驗豐富。但

一人之生活經驗有限，必聚衆人之生活經驗集成一團；互相觀摩，彼此相長；藉此以資鼓勵，藉此以期改進，那末，我們中華基督教界的牧者，對外纔能可告無愧，對內纔能可告不負所託了。故此凡爲交換生活經驗，加厚靈性團契而舉行的退修會，和類似的工作，都是很有價值，很值得我們加以注意贊成，加以提倡推廣的啊！

信義報的記者，楊道榮先生，近數年來，每乘編輯之暇，搜集中國牧者「傳道經驗譚」發行問世，不經而走，現已出至四集；今逢第二集再版付印，承他來函索序，謹將我對於今日中華教會的兩大問題的意見寫出，以報他的雅意。但我提筆的時候，並未想到要寫成這長的一大篇，只好在這裏向楊君和閱者道歉一聲罷。

中華民國十九年，六月，廿三日，張祖紳序於武昌尙真室。

弁言

人之行事，苟無經驗，必難慎始全終，故乏經驗者，未可操切從事。然而經驗何由而富？則在於留心世事，耐勞見習，經驗富足之後，庶能意氣和平，舉動舒綽。教牧負宏宣道旨之責，尤非胸有成竹，是非了然，不致稍有刺謬，其關係之輕重如何，不待言而可知。鄙人前輯本書時，卽有賡續之心，故第一輯出版後，尤復馳書徵求。今幸蒙諸名牧毅然出其表見，公諸同道，展讀一過，見字字從經驗研覈中流出，不尙玄談，不爲激論，倘教牧界諸君能審其遺缺，以本書作他山之助，量地施用，以求萬全，則其收效當倍宏而且速也。

言

弁

民國第十五雙十節潢川楊道榮謹識

二版贅言

第一集再版後的八個月，本集也重付手民，讀者對於本書熱烈的同情，遠出編者想像之外。對於本書前曾聲明，編者不過只任校字之役，聊盡承宣的天職，今之爲人人所歡迎，合該歸功於著者；但編者得以稍效微勞於其間，也很引爲榮幸。本集再版除校正幾個錯字，把著者肖像另印一篇於各篇首外，並沒有改動之處，惟加入前聖公會報主編張祖紳先生新序一篇。張先生現任中華聖公會傳道部總幹事，高瞻遠矚，目光如炬，所言很足博洽我們的識見，裨助我們的工作，並非尋常肆應可比；這話我想縱然不說，讀者也會清楚看出的。

楊道榮十九年六月廿六日

傳道經驗譚 第二集

篇 一

趙柳塘

無論在任何的時間或空間中，如我有榮耀主的機會，我便榮耀之。我的生活，是懷抱這見解而生活的，所以我很樂意承味根主筆之命，畧述經歷，榮耀我所服事所崇拜慈愛之主，因他曾在 myself 身上作此善工，是當稱頌的！

傳道的快樂，我在廣州嶺南肄業之時已畧嘗過了，但傳道的決志，是十年（一九一三年）後在赴美留學，道經廣西梧州大佈道主講中，方才明確的得了主的選召，這是我一生最幸的事！

我做信徒，已二十多年了，但我的道心，却與我的學識，名譽，遊歷，成了反比；就是學識多點，職份高點，遊歷廣點，道心便一級一級的下降，竟將我慈愛的主，明明的再釘十字架，那是何等痛心的事呢！感謝主，他仁愛之索，仍繫引我，使我罪魁，仍得與諸聖者同任聖職，我焉能不常存感謝之心！以此我立志，不以生命為貴，惟歡然前趨，以盡我程途，及我於主耶穌所受之職。

崇桂先生說：「傳道須奉上帝差遣。」玉銘先生說：「人若無主清楚的召命，決不可貿然任宣道之職。」是以我於神學生也常以此相警告，因為我深信傳教士的失敗，主因在此，主會百餘年來不振興的原故，也在乎此。感謝主，在此一事，我却得了永遠不遺忘確切的憑証；主耶穌確會明對我說：「我必速再臨，你不為我在此黑暗的廣西作證，赴美何為？」我經過了一夜的戰爭，便

將我已取得的官費拋棄了，赴美留學，本是我一生至大的目的，二十年來的經營，追求，一旦竟能將此既得之物，如博士的黃金，獻給了主，是何等快樂的事！

最可憐的，就是我學道年餘，便要肩負聖經學校的重負，最可痛心的，是同時遭同勞的誤會，受了如許內界的攻擊，毀謗，是何等不幸的事。感謝主，在那時期，也是我心靈最高最熱的時候；在主前為教會，為世人，為誤會我的同勞，常常流淚的祈禱。任職一年，教授聖經的責任日漸加增；但是我聖經的學識，多是在勤苦自研中得來，即我一點點的普通學識，也是這樣得來的。因此我常勉勵學生，欲深明聖經，總得要自己用功，專靠講堂聽講是不够的。

十數年來，我的職任是在神學教育。深幸我自始即兼任佈道之工，每年必有二三次出外佈道，或主領奮興會，故我的靈性生活，尚不至日趨冷靜，神學生的訓練，尚不至純屬理想。出門佈道，是我僱主任神學教育的人絕不可少的事工。同仁諸公以為如何？

我最快慰的，就是得見聖靈權能的明顯。有時見神學生能前後兩人，有時佈道見人立志悔改；有時對內演講，見有奮興的氣象，有時為病人祈禱，立即轉危為安。此諸事工，我深知全非己力，乃聖靈使用我，為其施福之器而已。我於各等工作之中，常覺主力助我，皆由諸愛我者之切切為我所禱而來。如主所說：「爾離我，則無能為。」

有一事我能問心無愧，而常謝主的，就是提倡教會自立。我自獻身事主以來，無日不以此為

念。如教會能早如此，何致受今日如此劇烈之反對？教會處於今日之潮流，仍不速速自立，實無存在之可能。故我對於今日之非教運動，尚抱樂觀；因能使會中多人覺悟，亦能促進教會之改造。

感謝主，於一九二五年八月，曾有機爲主名蒙受苦難，加增我之靈歷。斯時因欲赴香港與諸西牧會商教會改組之事，因罷工途阻不果，返梧時，中途爲匪所擄，計一百五十六日，方得脫險。在此期中，能多讀經祈禱，與主親近，又能學習忍耐仰望，專心賴主，終蒙主之矜恤，施奧妙的拯救，此亦爲我終身不可忘之事！

我讀到生熙安君，如何受其夫人之切勸，而專心預備傳道；賈玉銘君，因得其夫人之同心同工，而獲美大之靈益；故使我聯想到傳道者的家庭。有多人因內顧之憂，致拋棄了無尚的神職；亦有人因無同心合作之內助，於職事上失卻了許多的靈力。因此，我深覺傳道者的家庭，亦是一個重要的靈力的中心。青年未定婚的傳道，於此一事，當要萬分的審慎，切切的祈禱，主必預備；我深信傳道者的賢內助，是主耶穌的恩賜！

感謝主，於萬難之中，他使我得成就了這獻身事主的大工，實非由己，乃全由主恩。因我生在大家庭制的宦家，我與我的二兄六弟，同擔十數人的責任；然而重心力多在於我。感謝主，他助我實行改擇了這傳道的淡薄生活，且不幸三年（一九一五年）後我二兄死了，四年前（一九二二年）六弟又死了，然於我的職事未生若何的變化，是何等的幸事！

我亦感謝主，使我有一慈愛的母親！她於我立志獻身事主的次年，她也受感信了主，不幸於去年被擄期中，她竟先我而歸天國。她所留下的話：「我知柳塘乃因主事而受難，我不爲他多掛念了。」於人事方面我雖有終身的遺憾，但這事反成了我事主上永遠的動力。因我若不忠心事主，至終何顏見我愛母於天國願主堅助我！亦感謝主，賜我良好的內助，能與我分擔家庭的重責，亦能與我同勞苦而事主。每年當我出門傳道之時，皆能使我無內顧之憂，雖當時局多故之時，仍常勉我前進。

論及我靈性之復活，霍濟羣故牧 (Late Rev. A. W. Field) 可爲我之靈父，亦爲我之良友，亦感謝我中外同勞爲我深切之代禱。

我的話完了，深望我所寫的，未有過於聖靈所許。我本不長於著述，今因述經歷，是爲主作證，歸榮主的事，故不敢推辭。

黑沉沉的社會，

冷靜靜的人心，

風雨飄搖的政局，

四分五裂的國家；

亟目四顧，救贖何自？
嗚呼！中華！

嘻！撒瑪利亞人，非傷者之敵乎？

萬矢之的，非慈愛之主乎？

我俱迷亡若羊，各行其道；

社會痛苦顛連，惟傷惟瘕。

主仍愛汝。



來歸歟！今日！來歸歟！今日！

光明聖潔之教會歟！

何竟蒙種種之污名？

逆來順受，主固如斯；

自省己躬，德修謗止。

萬能之聖靈歟！

其如水以潔主之新婦。

公義之基督歟！

執鞭潔殿，今其時矣。

奮起歟，基督之羣兵。

獻己歟，中華之信士。

主已流血，贖汝身心。

汝其爲白佔土地之無花果樹乎？

抑爲棄舟別父而從主之諸徒乎？

◎

◎

◎

◎

昏昏黑夜，熟爲世光？

沉沉苦海，熟爲慈航？

主徒歟，當奮勇而趨前！

信士歟，主遺命其毋忘！

◎

◎

◎

◎

本 篇 著 者



朱 太 倉 監 理 會 牧 師
朱 味 腴 君

篇 一

朱味腴

信義報記者來函要我作一篇傳道經驗譚，得悉之下，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經驗譚不是論文，可隨意發揮，信筆由之，乃是叫我以往事一一重題起。

起初二年我作義務的本處傳道，後來考入年議會，得蒙調派，遂棄商而專誠傳道。專誠傳道之後，漸漸覺得傳道的責任十分重大，若無過人的學問、道德和識見，則不克勝任。自知幼年失學，識字不多，進教不久，閱歷毫無，濫竽充數，於心難安。繼而思之：不做傳道則已，苟做傳道，非努力用功自修不可！「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自修之苦有二：一沒有名師指教，二沒有金錢買書，且不知讀書的次第。徵求了好幾位我所極佩服的老先生的高見，就自己定了一張讀書表，先讀孟子，然後讀論語，然後看禮記，讀左傳，再後讀大學中庸易經，也曾同幾個佛教中的居士研究了好幾部佛經，如圓覺華嚴等經。至于甚麼佛教初學入門起，信論心經金剛經等都能背誦，至今不忘。最後讀了幾部子書，以及宋儒的理學。這是我十年之前在本鄉傳道四年之久，日夜手不釋卷的課本。寫到這裏，我有一句話要申明的，就是：我每天先祈禱讀聖經而後讀書。

往往有人問我說：「你讀書的先生是誰？」我告訴他說：「我的先生是四角錢聘請來的一位康熙字典。」

現在我的字音，或者還有許多不準確，雖曾研究過一點聲韻學，也覺得無濟，終不免有古人所謂：「無師傅授枉費心」之謂罷！

「不勤學則無以爲智」，勤學呢？寡言語，悶讀書，記料日久，則形態消瘦，病骨支離。自蕪洲調到東吳之後，甚至吐血數升，從此覺悟，有了身體才能作事，身體病了，心有餘而力不足，等之廢物；「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遂改變方針，凡事樂觀，黎明即起，登城樓，呼吸新鮮空氣，且喜勉強和人家講笑話，不及半載，病就好了。不過和人家講笑話，雖能博得哄堂大笑，但終以爲講笑話，不如傳福音。

再說我起病的時候，師友們都勸我延醫服藥，我想一請醫生，要服從醫生，非請假養病不可，請了假，一家生活如何罷了！我決計生死賴主，不服藥，主果然使我痊愈，感謝主恩。

讀書而不作文，讀書無益，要想作文，又不知怎樣下筆，翻覆思想，遂大着膽子，自定計劃，嘗試起來，先作記述文，以二百字至五百字爲限；繼作論說文，以三百字至八百字爲限；而後作講義。在鎮湖三年之間，稿積至三百餘篇，可惜我調到蕪洲之後，不知保存，拿他擦燈罩，揩桌子，以致一篇也沒有了，現在想起，追悔莫及。

「一誤再誤」，從蘇州調到上海，我因先到上海去，租賃住宅，家人料理一切，預備遷移，將我數年講義的底稿，誤作字紙，在塞滿的破篋中拿出付之一炊，待我回到家裏，差不多都沒有的了；

遂將我已前披露於報紙的三十餘篇舊作和十幾篇新著合成五十篇，歸百年大會印行，就是現在上海廣學會再版的味腴講演集。

是後我的底稿不再隨處亂丟了，底稿寄出，遲至報紙披露之後，我必保存，因為文字佈道比較言語講道爲尤要，可惜如今事務忙碌，著作的工夫太少哩。

至于我的靈性方面，浮面固然沒有甚麼顯而易見的罪孽，但心中隱而未現的罪孽，却堆積如山，彷彿恆河沙數，不可計數。時在上帝面前流淚痛悔，懇切求饒，記得一天我在李仲覃博士主領的奮興會中，罪孽得赦，聖靈施洗的時候，心中光明，樂從衷發，身不自主，放聲大笑，約一小時之久，翌晨以靈祈禱（林前十四15），正如身跪地埃，靈達天庭，乃發愿以身靈奉獻，畢生事主，從此傳道的志願堅決了。

我自知傳道人的言行，應當良善，作那信徒們的模範，而登壇講道，則更當審慎，因為我的席話，人們聽了悔改信主，就可得救，否則滅亡。保羅說：『我們在上帝面前，無論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的人身上，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氣。』（林後二15）由此看來，沒有開講之先，應當怎樣的預備，方能無忝於聖工？至於我個人的預備，不妨說了出來。

1 祈禱 藉此與上帝相聯，得蒙靈感，纔可將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林前二13）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二15）。

2 選題 從靈感而揀選題目，題目乃全篇講義的根本，有根本，而後能生枝發葉。題目在聖經之內，不在聖經之外，我便不得不多讀聖經，熟讀最佳。

3 研究 用一節或數節經言作題目，細細研究，所謂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免得我誤解聖經，阻人走得救的道路。

4 自省 我起先有一種毛病，就是每每得一可作講題的章節，打算怎樣開講，怎樣分段，怎樣結束，全不想到與自己有甚麼關係，有甚麼教訓。以後我覺得若與自己無關，自己沒有深刻的實驗，譬如我沒有悔改講悔改，沒有重生講重生，『隔靴搔癢』，強笑怎能使人喜強哭怎能使人悲，莫怪我所講的祇能使人贊成，不能使人得救，或者救了別人，自己却被主棄絕了，豈不可惜！

5 拾材 講道要聽者不厭煩，須有豐富的材料，材料在那裏呢？靜觀默察，隨時隨地都有，仰觀天象，俯察地理，遠考古往，近察今來，默想自己的靈歷，或聽他人明證，一一都是好材料。切忌人云亦云，以塵羹土飯饜人。

6 應景 在獨禱室中，書房間裏，預備好了，這不過是閉門造車，預備是很要緊的，更要緊的，須要見景生情，如經上所載，基督對農夫講撒種，對漁夫講捕魚，對打水的女子講活水，就是這個意思。

7 慎言 每每講道，要博聽者的歡心，多講自己要說的話，少講上帝要我說的話，我被靈感，

自知大錯，因為登壇是代上帝發言，職務和舊約時代的先知相同，言語豈可不慎！經上說：「上帝的言語，句句都是煉淨的。」（箴三十5）

8 注意人們的演講 人們的講演，我須特別注意，因與我有關係的，不但從他可得靈糧，而他的一舉一動，以及聲音的高底快慢，都可「借助他山」，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9 多看有益的書報 書報與講道有很大的關係，傳道人不可不看，我從前經濟十分困難的時候，同上帝商量，不捐什一捐，却去買書報看，我敢大胆下一斷語說：與教會的益處，比我捐區區的什一捐更大。

10 不願聽者人數的多寡 我從前講義預備好了，登壇一望，人數衆多，則興高彩烈，抖擻精神，人數寥寥，則隨便談談，敷衍了事。我現在覺得徒然有千萬人聽我講道，而無一人歸主，不如一人聽我講了受感化，而信道。經上說：「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提後四2）

講道還覺容易，栽培卻是實難。因為講道祇要預備好了，到了時候，登壇講演就是。但是我這一席話講出去，沒有功效，白費唇舌，有何益處？要有功效，務須具屬靈的能力，感動聽者們有向道的心，又宜百計千方，引人入勝，栽培他得成基督徒。

栽培的方法，可從務農，育蠶，栽花，養魚上學得，不過栽培之先，須知他為甚麼到教會裏來慕

道，照我的經驗所遇見的慕道友約有四等：

1 有緣故而來 所說：『無事不登三寶殿；』有甚麼緣故？很複雜的，一言難盡，大概屬世的為多。

2 受感動而來 就是聽道之後，自願記名慕道的一等人。

3 由信徒介紹而來 大都是信徒的親隣朋友，或者是信徒做個人傳道的效果。

4 從情感而來 偶然得着教會一點幫助，發生了感情，而後漸漸與教會聯絡等等，或者還有別等人，我沒有遇見，現在沒有想到的亦未可知。

上面所說的四等人來了，用甚麼方法引領他們進窄門，走天路，作一個純正的信徒呢？現在將我實行過，以為有些效驗的寫出來：

1 認識 就是認識他的面貌，叫得出他的姓名，知道他的住處，譬如有一百或二百個慕道友，最好個個認識，相逢於道途之間，彼此點頭，以表熟識。

2 知彼 要救他的靈魂，必要得曉得他的性情，脾氣，習慣，方可以對症給藥。古人說：『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因此『見貌辨色』亦須研究。

3 親近 探望工夫，不可忽畧；為的，我不親近他，他必遠離我，這是一定不移的道理。

4 邀請 記名之後，第一次要他到堂裏來聚會，非鄭重不可；因為他不大習慣，未免有些見

忸怩，最好用一種普通的帖子去邀請，使他難以却情，準時到會，但見面之後，可對他說：「我們一會生，二會熟，以後熟不拘禮哩。」

5 歡迎 他們來了，就當開一個歡迎會，不在乎熱鬧，是在乎熱誠；叫熱心的信徒領袖做主人，如有經費，備些茶點，這可看事行事便了。

6 常會 即查經班，祈禱會等，宗旨是栽培慕道友；如因程度不齊，或人數衆多，可以分班，請熱心信徒相助。

7 文字 先贈送些勸世文，佈道單張，小冊子等，而後勉勵他們買聖經，讚美詩，以及教會出版的書報。

8 歌詩 歌詩人人所好，但起初不知調門，就當設法教授他們，使他們能夠獨唱，且歌詩比講道更能感動人，或藉此可把基督教的教義深深印到他的靈性上去。

9 言志 使慕道友有機會，可以發表意見，心得，志願，以及一切屬世屬靈的境遇等等。

10 釋疑 初來慕道者，他的疑惑和困難問題必多，務要盡己之心，竭己之力，多方替他們解決，使他們饑渴慕義。

11 結交 「小人以同利爲朋，君子以同道爲朋。」我與他結交的原因，要和他同走天路，所謂道義之交，其程序，由世交而心交，由心交而靈交。

12 慎己 自己言行千萬要謹慎，「謙和」「忍耐」「仁愛」無嗜好，無習氣，作慕道友的榜樣。我若冷淡，決難叫他熱烈；我若爲非，決難叫他行善；他們祇認識我，還沒有認識基督。

13 義務 如有機會，就當將教會的事業，信徒對於教會的責任和應盡義務，一一講明，使他們看教會是他們第二的家庭。

14 決志 待時機成熟，可特開一決志會，或請人先行講演，鼓勵一番，而後使他們自動的起立，在會衆前，決志皈依基督。

15 進教 收人進教，須虔誠祈禱，小心審慎；因這事與教會前途的興衰，確有極大的關係。教會得些熱心事主，忠誠服務社會，盡力宣傳救恩的信徒，必與得些陽奉陰違，爲非作歹的惡劣分子必衰。不寧惟是，並且收一惡劣分子進教會，阻礙衆人進天國，好比牧人得了一隻狼，失了許多羊，豈非大不值得？

這是我，不加思索，想到那裏；寫到那裏；總而言之，無非述說我既往工作的情形。

對於已經受洗進教的信徒們，尤宜好好兒牧養。因爲我對於他們的靈魂當負提醒、警戒、保護、養育、教導、引領等的責任。至於我傳道十幾年，所到的地方，假定分爲二等：

(一) 大地方 我曾在蘇州四年，上海三年，湖州一年，這是通都大邑，教會事業廣大，建築物林立，有男女學校，或大學，或中學，及醫院等，根基既深，聲譽亦好。想起老前輩中西男女教士的創

業艱難，我這能鮮德薄的後生小子倒來坐享其成，不勝景仰欽佩之至，正是俗語說：『前人種樹，後人乘涼。』哩！這些地方的教會是自養而不受差會分文津貼的，牧師住宅寬舒，辛俸亦大一點兒，並且各項經濟問題不要牧師擔憂，都由理事部負責，不過講道理，無論佈道、公祈、奮興會、做禮拜，都要有一番靜默的預備，隨隨便便那是不行的。譬如禮拜日講經，一堂之內聽講者每次少至四五百人，多至一千餘人，其間程度參差，識見各別，天資既殊，環境尤異，還有許多男女學生，偏於智則屬靈的信徒不滿意，重於靈則屬世的信徒和學生們不贊成，若與富貴者往來，被貧賤者物議，和貧賤者接近，被富貴者輕視，一班西國的先生和女士們，中西有種種隔膜，亦難應付。不但左右爲人難，簡直三面爲人難呀！最難的一樁事情，就是現時代要領導學生信仰基督，受洗進教，學生們都是青年血氣方剛，精神充分；他心目中祇知希望畢業的文憑，戀愛的自由，和那將來成家立業的需要，且稍知一些科學的皮毛，以爲凡事非問一個「是何？」如何？」因何？」則不澈底，所以向他們講道若一味以情感來激勵，而不以理性來細細解釋清楚，休想叫他們欽佩，既不欽佩，那裏肯進教？記得去年我在湖州傳道，那裏有男女學校，我在男學校領奮興會，同時另請一位牧師在女學校領奮興會，結果有八位女學生許愿信仰基督，但到禮拜日他們不來受洗，我也置之不問，聽其自然。明天他們的校長來同我們商榷，叫我每天下午四時以後到他校裏去，因爲這八位女學生，雖然有志進教，却還有種種疑難問題，尙未解決，我去，好比做了一個被考的生員，他們

八位考試官所出的問題，大旨關係「宗教」、「聖經」、「神蹟」、「國際」、「家庭」、「立身」、「處世」等等，試想第一位問的是甚麼？他說：「起初上帝創造天地，請問天地沒有被造以前上帝何在？」所問諸如此類，想入非非，且突如其來，不能預先預備好了去答復的。先後六天幸得冥冥中聖靈的指示，使我答其所問，都能滿意，除了一位因有特別的阻碍外，其餘七位在下禮拜日受洗進教了。大約七個月之間，男女學生受洗進教者有五十餘名，設非主與我同工，決沒有這樣的效

果。再者，地方大了，交誼必多，當地的上流人物不能不相識，各公團，各慈善機關，又須聯絡感情，於是應酬多了，開支也就大哩，並且小地方的信徒們，以爲我們在大地方傳道，交遊廣闊，經濟充裕，那末就有許多人要求子弟讀書，減免學費，校長許可，則隨口道一聲謝謝，校長謝絕，背後就發怨言，失業的託荐生意，流落的要借盤費，苦難的求調濟，患病的介紹醫生診治，還有許多出於意想之外的閒事來纏擾，一日數起，不勝其繁了。從此自修的功夫減少，靈境和學識，兩難增進，外教人對於我們的觀念，未免終有些懷疑，我們果然十分愛國，忠誠服務社會，爲人羣謀身靈的幸福，却難以得到他們真正的諒解和同情心。究其原因，一則，基督教還沒有中國化，教會與社會隔膜太多，二則，教會在中國百餘年來，未曾爲基督教造就一班學者，如同佛教裏的居士們，對於基督教的經典有一番深刻的研究，而後在言語上，和文字中間，傳佈到民間。

回憶蘇浙失和，兩軍開仗，炮聲隆隆，槍彈雨下，我去秋在浙之湖州，今春在蘇之太倉，潰兵入城，大肆搶掠，教會與地方上慈善機關合辦救濟會，教會做他們的避難所，救了無數婦孺及難民的生命，事後又往戰地去給賑，當時對於教會非常之親熱，可謂『有口皆碑』。曾幾何時，事過境遷，不管千里之隔，疏之又遠了。滬案發生，與教會風馬牛不相及，一部分人竟然反對教會了，忘恩負義，豈不可嘆！

(二)小地方 我還有好幾年是在鄉鎮上傳道，常與青山綠水為隣，多吸空氣，飽受日光，每每午後出遊，香花撲鼻，鳥歌盈耳，樹枝因風而舞，白雲徘徊天際，或偕二三同志，划一葉扁舟，放浪於山水之間，樂何如也！此時所接近者，要以鄉下人居多，鄉下人的宗教性比較大城市的居民豐富，他們素常拜偶像，信異端的，一旦得聞福音，回過頭來，信仰基督，却能堅固不搖，不過他們起初來的原因很複雜，我們切不可模模糊糊，須要小心，慢慢兒引領他走到主的路上，不要因他到堂裏來的動機有一些差誤，就拒絕他。要知道：『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基督因救人的緣故，甘願犧牲上天下地一切幸福，甚至捨身流血在十字架上，我們豈不應當用百般忍耐，各樣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呢？（提後四²）我們有時去探望他們，讀聖經給他們聽，教他們唱詩，領他們禱告，他們很誠懇的歡迎，十分的優待，請我們飲食，或夜間佈道，留我們住宿，假使來做禮拜，請他們吃了幾餐飯，他們必然加利奉還，送雞蛋，米粉，等來還禮，可謂對於牧師是看重的，恭敬的。

或未免有一二不良分子，如嘉禾中的稗，羔羊中的狼，須加意防範，使他沒有逾規越矩的機會，最好以真理感化他，達到悔改和重生的地步，不然，這等人一旦被魔鬼利用，平地風波，闖出大禍來，或反對傳道人，教會則一枝搖動百枝搖，我曾見過幾處教會一落千丈，原因就是爲此。

我在鄉鎮上傳道的時候，抱定宗旨，以保羅說：『我曾定意在你們中間不知道別的，只知道耶穌基督，並他釘十字架，（林前二2）』的一句話，作爲標準。

『大有大難，小有小難；』小地方傳道人的難處，物質方面，辛俸微薄，而一應義舉却要提倡於前；事業方面，無人幫忙，肩旗撐傘，扮加官，獨脚戲一人串去；傳道方面，單槍匹馬，與魔鬼和地方上罪惡的勢力宣戰，精神方面，卞和之玉，無人識貨；捐項方面，希望信徒家裏，人口平安，生意興隆，稻麥豐收，蠶桑茂盛，不然經濟就要受影響哩！小地方的牧師卻有一樣是便宜的，就是只須清潔，不必穿綢着絹，因爲鄉下人尚樸素，不崇奢華，不比大地方的牧師，骨子裏是很清苦，外面則冬裘夏葛，不能不備，四季衣衫，宜莊重而不宜漂亮，此非出風頭，實在爲了教會的場面，自己的工作，更爲了現社會的人們，都是只重衣衫不重人的緣故。

吾監理公會的制度，牧師歸年議會調派的，我曾經五年之內，調了五處，家裏搬了五次場，『入國問禁，入境問俗』，一處稍爲熟悉，稍有成效，忽而他調，新到一處，人地兩疏，既不知人情風土，又沒有相識親友，往往要重砌爐灶，再行做去。

各處信徒對於傳道人，差不多總有二派，一派「迎新」，開會歡迎，有甚麼事情，肯來幫忙；一派「戀舊」，凡事袖手旁觀，或者暗中作梗，有意反對，「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何況受過靈感的信徒呢？我若心基督心，言基督言，行基督行，仁愛，公義待人，「日久見人心」，就能和衷共濟了。

有好多同事問我說：現在教會中有人批評傳道人種種不是，玉石俱焚，一概抹煞，不知是何居心，你的觀念怎樣？我說：他們不是真的基督徒，他們是法利賽人，祇會坐而言，不會起而行的，基督會說：「他們把難擔的重擔，捆起來擱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個指頭也不肯動。」（太廿三、四）他若是真的基督徒，有鑒於此，必然起來，以身作則，做一個模範牧師，矯正積弊，我就五體投地了。你問我觀念怎樣？我說：聽他們的言論，看他們的文章，捫心自問，「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末了還有幾個從經驗所產生的問題：

1 祭祀問題：孝經上說：「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又說：「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又說：「罪莫大於不孝，」考之聖經，上帝十誡，對於人第一條，就是說：「孝敬父母。」可見東方文化，遠近相同，現社會有等自詡知識階級提倡「非孝」，吾基督教絕端反對。不過教會主張所實行的孝道，重生前而輕死後，如曾子所說：「椎牛而祭墓，不如鷄豚之逮親存也。」待父母，天年告終，入土爲安，就算了事，愚見對於祭祀，不必根本推翻，祇宜改良，就是不招僧道，不點香燭，不焚楮錢，不設神位，每年春秋二次，定了日子，不妨請親隣朋友信徒們同來，開一個紀念會，

或名思親會亦可，但宗旨無非慎終追遠的意思。預備秩序，辦些茶點，沒有點，以清茶敬客亦不要緊；把先人的遺像，掛在客廳中央，先人生平喜歡的東西，無論喫的，穿的，玩的古董，讀的書籍，都可一一陳設，供人觀看。請牧師主席，家長述說先人的嘉言懿行，使子孫們景仰效學；或請名人演說。倘若家中不便，可借教堂開會；那天最好闔家喫素，以表孝思。這樣的會，我曾在好幾處聚過了，外教人都是很贊成的。我願各處衍行，維持東方素有的文教，而免外教人謗瀆我們忘本的口舌。

2 基金問題：中華的教會，自爲西國母會產生以來，多至百餘年，少至數十年了；樁萱雖茂，豈能始終一味依賴母會？或者忽遭不測，經常費的來源，一旦斷絕，中華教會，如之奈何？俗語說：「千里搭涼棚，終有分散的一日。」因之有等覺悟到此的同志們起來，鼓吹中華教會自養自立，要自立，先須自養，唉，談何容易！自養則非錢不行，若效西方以信徒每月的供給捐來養收師，理事代替收師向一個個信徒討飯；如此辦法：在我們東方人的觀念中，似乎非萬全之策。何以故呢？譬如佛弟子若靠「打齋」、「募化」、「誦經」、「做道場」等，活性命，萬萬達不到這「天下名山僧佔多」的目的；窮其究竟，他們都有恆產，以恆產的多寡，遂成叢林的大小，再譬如青年會每年靠徵求會員的會費，作常年的開支，前年竟然超過目的，近年怎樣？長此以往，終歸失敗；上海等處已感到這種痛苦了。中華教會要謀自養自立，基金問題，宜未雨綢繆，置產則更好；至少一處的基金和恆產所生的利息，可以養收師，才能自立。我並非主張不收信徒的捐項，乃是主張將所收的捐

項，去服務社會，辦理各種善舉。

3 收人進教問題：我仔細觀察各處教會的基礎，大都沒有根深蒂固，信徒的數目，如錢塘江潮，易漲易退，其原因最大的一點，就是太注重收人進教，輕忽宣傳基督教的根本教義，甚至進教好幾年的信徒，問他得救與否？還是莫名其妙，問他爲何進教答辭不知所云，至于查問他：「聽道」，「讀經」，「禱告」，「自省」，「知罪」，「認罪」，「悔改」，「起信」，「稱義」，「重生」，「靈證」，「成聖」，「奉獻」等等，莫怪不明真相了。我從前對於收人進教，亦有這種差誤，以爲收人進教愈多，成績愈好；到了聚大會的時候，得意洋洋，報告的聲浪也比人家響亮，如今確實覺得，我是爲主作工，祇要良心在上帝面前有交代，不管收人進教的多多少少，對待同事，祇看他平日傳道是否忠心，不問他一年有幾個人進教，否則：「以訛傳訛」，教會依然徒有虛名，而無實際，並不是金銀寶石，建在磐石上，一勞永逸的鞏固的教會，乃是草木禾稻，造在沙土上的，靠不住的工程，那裏經得起風雨水火的試煉呢？這樣的教會，去談自養自立，簡直太不自量了。（23 二則，作者曾有長篇論文，披露在教友季刊，故不詳）

我是個青年人，現在擔任太倉教區長的職務，管轄九個牧境，二十多處教堂，終日奔波，到處傳道，兼理各種庶務，自覺小舟重載，不克勝任；而且近來，內則西國差會經費減少，範圍不能推廣，又難縮小，外則非基督教的聲浪，高唱入雲，內憂外患，相逼而來，滬案發生，影響尤大，我維願將身

靈完全歸主，與主同心志，同勤勞，同榮辱，同生死，隨時隨地，合乎主用，以便主藉着我救人們脫離萬惡苦海，安登衆善天城，亞們！

辱承味根先生徵稿，義不容辭，遂忙裏抽閒，撫拾往事，拉拉雜雜，寫在上面，沒有程序，不計功拙，更算不得經驗，不過想到那裏，寫到那裏罷了，祈閱者諒之！

一四七，一一章於太倉之尊道閣。

本 篇 著 者



王 正 君
奉 天 長 老 會 牧 師

篇三

王正朔

去年曾接得楊味根先生來信，請我著一篇傳道經驗，彼時因自身會務叢脞，又兼應金陵神學王治心先生著教會歷史的事，各處徵求底稿，忙碌無暇，亦是爲我身弱，不耐煩勞，心餘力短，又拙於爲文，故未達允。至今思之，猶覺抱歉！今復接來函續請，只得勉力爲之，以彌前愆。遂轉憶當年傳道經過諸多的感想，歷歷的在腦中縈繞，把他激瀝幾遍，始拾得些零磚碎瓦作材料，湊合成一篇拉雜的文字，聊以塞責罷了。

我的宗教根性，自弱冠時受佛化的孕育不少，交結的多是「比丘」「優婆塞」一類的人，談經論法，時有所聞，也喜歡爲他們作服務，謄錄經卷，覺得這是種善根的行爲。因此我宗教的天性格外濃厚，對佛旨微有心得，這是我宗教醞釀的初基。

我從二十一歲時，開始讀聖經，彼時惟覺是一類新奇的說素，究不明白耶穌替人贖罪的意義，仍是重看儒佛二家的書，不時參攷，自以爲樂。其後蒙二位友人——他們是基督徒——贈與天源、德慧、入門、孝敬、父母、格致、彙編等書，細細讀竟，這才天窗大開，恍然而悟，知道了却「罪緣」「惡業」「苦果」的大道，乃是在此。自是用前信之道理，來與基督的救恩平衡一下，更覺得「玄虛」與「實際」不可同日而語了。從此我就認基督教是我必當走的道路，是我得生命的不二法門，也認定耶穌是惟一的救主，但願遲遲進教，不敢冒昧從事，意欲靜觀教會的內情，到底是何

真象，並要察知信徒的品格怎樣，直等到二十六歲時始決志受洗，做了基督旗下的一個小兵。我感謝神，未使我作了佛教徒，竟使我作了一個基督徒。

第二年我就進到教會裏，做了一個純粹的學道人，開始附入查經班聽講，研究聖經，參攷雜書，埋頭攻讀；而家計生活，僅靠先人所遺薄產度日，我亦不稍縈心。一面練習傳道，跟從西教士終月遠遊，登山涉水，戴月披星，飽嘗風塵跋涉的況味，藉觀山川的風景，察知人心的誠僞，與各地風俗的美惡，實歷傳道的難易。彼時人心鋼蔽，風化未開，到處賣書講道，多是人山人海的圍繞著，歡喜接納的不多，均是來看西人的樣子新奇，少見多怪。其中有揶揄的，訕笑的，侮蔑的，詛罵的，隨處皆然。我倒不以爲苦，反以爲是有興趣的樂事。由這一番實地經驗，就領會了傳道方法一斑門徑，實爲出於意外的恩典，特別的詔命，在我身上獨顯深厚。

我初到鄉鎮小北河教會傳道，所抱的教義，仍屬失真，彼時對於初進教的人，並不詳加查看。伊們存心爲何，以爲凡矢志皈依耶穌求受洗禮的人，便是真誠信徒。當前清末季國家多故的時候，官貪吏酷，奸民假勢擅作威福，鄉民苦於迫害，希圖進教得以避免。因這緣由，入教的人，日有所增，多係村農船戶，商人次之。我看待他們如弟兄，毫不疑惑。有時竟爲鄉會花費不公的事，起了爭執，只得爲之奔走，排解調和，藉以息爭，不致興訟，終不悟爲他們利用。然而日久，心頗厭之，深覺苦惱，於靈性上大受帶累，既乃頓悟進教的人未必俱是真誠悔罪求救恩而來的了。我這樣的愛心

是不分是非的，愚騷已極！於彼無益，於己有損；自是凡進教的人，加以甄別，依勢而來的，漸漸斂跡了。後經庚子拳禍一番的淘汰，也就沒有了。

康梁提倡新法的時候，一般士子及通達一點時務的人們，都羨慕革新的途徑，以為教會是歐美新文化的介紹者，時常與傳道人來接洽，問及新政的利益。我因多看了幾部新書——報——萬國公報——泰西新史——等，及一切科學書，對於新文化淺嘗其味，即向伊們解釋。並陳說基督教也是新文化的先鋒，設學校以啟民智，開醫院以療民疾，革舊俗以變民風，等等話語，深得伊們領畧。其中有紀君舜庭——前清茂才——與我是十分相契的，記名慕道，後二年餘竟毅然受洗歸主。惟伊未能與救靈道理默契，等我離後，伊即現若合若離的態度。我遂即覺悟，專靠新文化傳道是一靠不住的事，如撒種薄土的效果相同。自斯立意必講基督教恩，方能引人誕登道岸啊。

我任傳道之初，是在鄉鎮教會時為多，講道解經，兼欲開發人的知識，總要從新書中尋出一些新理，佐助經義，很是「與高采烈」的。豈知這樣講法，雖博衆人一時歡心，究不能導人進入悔改真路。庚子以後，漸覺前失，心中愧悔交併，立革前愆，求神助我定意，必從聖經中獲得屬靈真義，逐層解釋，心始安寧了。

我對人譚道時，初覺可以真理勝之，豈知是不可以詞鋒爭勝的，乃是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他們，只要把耶穌活潑潑的愛心說出來，或用「現身說法」把自己悔罪蒙恩的歷

史說出來，因這樣證道得人較多，亦爲堅實，這是已往的經驗。

我自任傳道以來，共有三十一年了，在鄉鎮有十三年，在遼瀋兩處有十八年，對於看顧教友，我看是要緊的一部工作。教友人類既雜，他們的環境又絕對的互異，貧富，勞逸，憂患，安樂，也就懸殊了。貧賤的教友，更要時常去到他的家庭，看看他們的生活有何樣困難沒有，能否助他些須的力量，爲他們謀劃適當生計，藉以堅固他們的信德。患病的教友，也須常去慰問，講道，禱告，解釋他們的憂痛，健強他們的心靈。至於信仰虔誠的教友們，是很可放心的，惟加以勉勵，更使他們靈德進步的，而富有之家，亦必到他家庭裏，藉以察知他的家況，有無道味和基督的生活，信心的程度，靈性的安危，隨機進言，扶持其信心，以免因富驕失足。

或有因利慾引誘而離道的，或有因環境牽制而敗行的，或有因邪說蠱惑而出會的，對於這樣信徒，更當加以悲憫，如有機緣能發挽救的，就可尋機去勸他，盼望觸他反省，也是我救他的本心。

至於教友家的子弟，失了教育的不少，因他父母信心薄弱，更不知教育子弟爲急務，教會又無資財去扶助他們，既至成人，多有流入偏邪，不易救正，深可痛惜。徧觀東三省教會中，多有這種險象，不知他省如何？我對此事殊爲疚心，急思有以補救纔好。

傳道能使人有興致的，就是在監獄中對囚犯講道，他們因在繯綫不得自由，得聽救恩，固甚

容易受感，生出一宗希望，忻樂無極了。雖然有心性頑強，不受感化的，這樣人終佔少數。據這五年的經過，於講道時的靜聽，問道時的懇切，談話時的開誠，沒有不是受化的憑證。待其出獄後到堂禮拜的亦不乏其人。查經班亦甚收效，在我的班裏三十餘人，每人分與新約一本，他們均都愛讀誦，悔罪自新之志多是由是而生，真如耶穌說：『我來是召罪人。』觀此益信經言了。

再說說我靈歷的經驗，從前查攷釋經，唯知將來達到最上乘生命，就是入涅槃，即是身心之苦，滅盡無餘，本性不生不滅了。這種陳義，究竟恍惚玄虛，既識得耶穌的生命真理，始覺兩腳踏著實地，自性清淨，漸露光明，惟以耶穌為這生命之源，舍此別無救主了。

從前我的愛心，終屬形式，不屬心靈，也是不辨是非，惟以情誼為原則。我的大覺悟是在庚子拳匪肇禍的那一年，我携同兩個虔誠的教友，東渡鴨綠江，進入朝鮮的教會，居留約有四個月的光陰，歷行四五處大小教會，詳觀韓信徒在靈性中的生活，互相待遇的愛情，均感有屬靈的精神，非形式上的情誼可比。我是個逃國避難的人，更非常蒙其優遇，極顯殷勤懇摯的，物質上的供給，靈性上的補濟，至今猶銘刻於五衷，永不能忘的了。

遼東拳亂既平，俄兵入境，迨至冬月，我始返遼陽，與舊友重逢，親愛異常，殆覺有一番再生的新象。雖目視聖堂醫院盡化瓦礫場，而從患難的水裏洗出來的愛心，終覺大非昔比了。可見屬靈的愛心之進境，也是由內外感悟而來的啊。

我平生的境遇，無大險懣，亦無大幸福，諸皆平庸感。謝神賜我這樣境遇，適合傳道人的身世，惟經有大試煉實堪痛心者，就是子女連遭夭折，辛亥長子學醫行將畢業，患肺炎而死，民三長女亦遭疾以歿，民六次女染病遠逝，據此連年所逢，耿耿難忘的事，每一思及，餘慟猶存。我惟依靠神的安排，順命而受，確知神必有美意存乎其間，更能促我對於人生虛浮的問題，十分神會其意了。

我傳道時期間，最快樂之年，就是古約翰牧師發起滿洲奮興會之年，時當一九〇七年，由朝鮮教會傳來奮興的佳音，遼陽教會全望沐此靈麻，如飢如渴似的，古牧師至朝鮮觀察靈蹟，歸經遼陽，遂與他訂期，請他主領奮興會，滿堂四五百人，虔誠祈禱，靈風大霑，會衆滌垢洗污，煥然一新。我經受這靈膏後，亦即趨赴各處教會主領奮興，效果均同，做此聖工，快樂無涯，深覺大有雨後青天，雲開見日的新象，是一再造新生之人，讀經時另覺經文有屬靈的新義，思之趣味新穎無窮，禱告時非常愉快，已似脫卻塵累，心身居有別一世界，自有精神快樂，愈於疇昔多了。

我從治理教會的經驗上，亦畧有所見，當這自立自養自理自傳的聲浪蓬勃的時候，若是利用會衆大家來作聖工，可收事半功倍之效，那麼，若實行這個辦法，則必用有準則的統系的組織不可。

在教友中擇請堪任領袖的人若干，務必勉勵他爲教會服務，或分區擔任扶持看顧的工夫，或至各家率領禮拜查經，或有特別的布道，非如此不能達到自立的地步。韓人教會能設自立的

原因，多係由此辦法。我在奉天雖經若是爲之，未能收大成效，緣以吾國信徒與韓人情勢有異所致，但我終不認此法是不可行的。

青年人是將來的教會主人，凡欲自立自養自理自傳的教會，必當在青年人的身上極力注意，見有堪能造就的青年，就應卽早培植，徵求選派，令其出來乘暇分任教會義務工夫，藉以練習治理教會才幹，豈不是當務之急麼？

我從經驗中又覺察有當改革審慎的事，就是爲孩童施洗已成了教會向來的定例，西差會這樣傳，中教會這樣行，並不察其中利弊，有味於洗禮真義的信徒，以爲給孩子受洗，可以使他長壽，並且不遭邪魔，這樣弊害，若不革除，實爲教會之累。他既有這樣錯誤，那能引領孩子認識耶穌，甚至他們子女長大，墮落失志，背道離主的，又復屢見。因此我以爲戒，不輕易行之。我想中西風情既殊，雖聖律亦不必從同，必察驗爲父母的給子女求洗，他們能否負責教養引他認主爲斷，否則不與施洗亦可。惟勸他們不必著急，等孩子大一點時候再受洗罷。

我經驗更有一宗爲難的事，就是學校裏的學生，青年會的會友，經校長或幹事介紹到教會來求洗，雖然考他們信仰多與經旨相異，亦得難拒絕不與施洗。既洗之後，多有背道而馳的行徑。彼時一得聞知，心中惕惕然生出一種焦急難過的苦惱，這是我傳道時最不快意的事。

更有令我失望的一宗事，從前我一聽說某某信徒一朝跨入政界舞台上，漸漸聲名鵲起，不

禁色喜的說：「斯人必要在政界裏爲基督發光了。」近年來觀察這樣的信徒，則身政界，軍界，學界，以及郵電路局中任事者，大而政客，軍閥，小而科長，局員，不勝屈指，能以保持信德爲基督作中流砥柱的，不說絕無僅有，實亦百不得一。這樣人一經失足，真叫人挽救乏術，可見我從前的觀念，是大誤而特誤了。

還有一種覺察，欲教會進行，除去各樣阻力，限制，掣肘等弊，非華人自己著手，提倡自立不可。若中西人士同治一會，不但在財政上權限上多生阻礙，就心情上論，不論若何投機，終有不易融洽的隔閡，治會方針，總難一致。華人惟用一種服從的心理，聽其指揮而已。這種困難情形，恐怕到處皆有，豈非有誤教會發展的工夫麼？

傳過的工作，若成一種偉大壯觀，俱有功效的事業，貴乎有各會協和的同心，存不自私的心。才可從來東三省的教會，是長老會與路得會——今改信義會——分疆劃界的設立教會，抱彼此不相侵犯主義，我看這是人的意思，甚不贊成。蓋因一會佔的區域過大，經濟人才兩缺，能力薄弱，不足支配這些地點，有若干的村鎮無傳道人的足跡，那有力量去立教會？這樣爲甚麼不公開的令各教會進來傳道呢？不然誤了聖工及人的得救機會，實深負咎了。我願意不拘那一宗派，隨便進來，共同作工，凡能接近而無隔閡嫌疑的，不論教育，醫藥，傳教，慈善等事業，儘可協和的進行。除卻「貌合神離」的態度，自然「其利斷金」了。

者 著 篇 本



君 生 辛 諸
師 牧 會 老 長 州 蘇

篇 四

諸辛生

讚美主，他在創世之前，揀選了我，感謝主，用我無用的奴僕，配做他的聖工；我亦自以為應當做這傳道的工夫，這個責任已經托付我了。信義報的記者楊君道榮要我做一篇傳道經驗，諱恰巧近來我生了一個多月的病，在牀上用點靜思的工夫，起牀之後把他寫出來，使讀的人見了我的軟弱，可以作儆戒，見了我的勝利，歸榮給上帝。

一 立志傳道的動機 三十三年之前，我進了蘇州新開的萃英中學（那時稱書院）我的校長海依仕博士，副校長張葆初先生，都是傳道人，很重道理，不久便受了他們的感化，皈依救主，他們有空的時候常往各堂去佈道，我當時就認佈道為很有趣的事，逢禮拜六，或主日下午，與同學們到各處去分書佈道，也在勉勵會學習講經的法子，漸漸覺得傳道的重要，在中學將畢業的時候，青年協會寫信問我們校裏的學生將來作何事業，那時我蒙主的感化，立志終身佈道，便這樣回答他們，那時也有人與我一同立志，後來沒有成功，所以傳道人是主恩召的，用人的法子造出來總是不對的。

二 立志傳道的阻難 我的父母功名心是很重，望我將來應考做官，進教是大反對的，我要立志佈道，他們自然要反對了，便是我自己亦幾乎倒退，我在大學的時候，問一位將要畢業的同學：『你畢業之後作何事業？』他說：『還沒有定，若當真沒有事，便去學佈道。』我就看輕他這傳

道的志願。那時魔鬼對我說：『你畢業之後，就去學道，人家要說你因為沒處吃飯去傳道的。所以我將畢業的時候，校長對我們一班說：『神學校長要我問你們有人要去學道否？』那時我的心雖然不安，倒硬着心說：『教了幾年書要去的。』所以我到監理會教了半年書，後來我中學的校長請我到萃英中學母校去教書，當然我是歡迎的。一次我代表本校赴南京全國青年大會，聽了庚子受難教士的演說，傳道的心又復活了，在大會中起立說：『我要立志終身傳道。』返校之後，同校長說：『請你少排我的功課，讓我做些傳道的生活。』校長聽了很歡喜的替我暗暗地向神學報了一個名，這不是主的恩典要成就我的職司嗎？我現在常勸立志傳道的青年，畢業之後就要進神學，做了幾年事志向要改變的，我有許多同學朋友親戚都因此改變他的志向。

三傳道的內助 傳道人的妻子總是要有才德的，明白道理可以幫助他做一個好傳道。可惜女學生肯嫁傳道人的很少，即傳道人自己的女兒亦不願做傳道夫人的，青年傳道沒有好的妻子，多麼可惜！我在神學畢業的那一年，杭州新市的牧師張公葆，常得他長女的同意，叫我去應許將她給我作妻子。二十年來與我同甘苦，幫我治教會，助我傳福音，使我無內顧之憂，成就我牧師之職，不得不感謝我那功完在天親愛之岳父也。

四初出傳道的試誘 我二十四歲從神學出來，傳了幾年道，所受的試誘也很多。幸有幾位老牧師的教訓，使我受益不淺。第一位是杭州的張迎奎牧師，是我業師張葆初牧師的父親，一次

他到我的宿舍來，坐在我的牀上，對我們一班畢業的神學生作誠懇的勸勉，述說他當年傳道的苦況，及今日神恩的浩大。我後生小子受試誘的時候，一想到他的教訓，得勝的能力加添了，第二位就是我的先岳張葆常牧師，他一次叫我的名說：『我將我的女兒嫁給你，是爲了你是傳道人，你若改變志願得罪了主，亦辜負了我。』現在每想到他的話，便勉勵我自己了。第三位是我中學的校長海依仕博士，他有時含着淚對我說：『感謝主，你能做好的傳道，我老矣，責任是你的了。』第四位是我大學校長求德生夫子，他一次在江浙傳道會時，講解腓利門書，他說：『諸君大半是我的學生，我要用保羅對腓利門說的話勸你們，我的髮是爲了你們白的，你們都是虧欠於我，要忠心傳道呀！』這四位牧師說的話，我半生傳道得着幫助不少。青年人出來傳道第一試誘是金錢，因爲薪金菲薄，那時我只有十三元一月，但是我預備學道時已經知道的，照理不應該這樣想，有一位提倡自立的牧師對我說：『我們要自立，不要拿西人的錢，』所以我打算去教書，可以自食其力，而傳道不受西人的薪水，進款既然多，名譽又好，我就到一家人家去教英文，差會的錢卻仍舊拿，後來覺得要出門傳道，是不便的，於我的聖工有阻碍，不得不辭去。後來我覺得教會可以自立的時應當自立，否則亦不要靠我一人，或少數的人自立，這不是自立，簡直是獨立呀！經費多由主而來，是不必分中西的，所以第二次試誘來時，我便馬上勝過他了。有位魯載濤先生，是我的忘年交，他的東家是富翁，要立一個學校，請我與魯先生一同去當教員，應許我一半工夫可以傳

道，我知道這是魔鬼的法子，我不願去，照我半生的經驗，我們自己實行什一捐，忠心做工，靠託上帝，他一定會幫助你。我現在的薪水不到五十元，家有五個兒女，上主常幫助我，二十年來可以算沒有欠債。我常學我岳父的榜樣，他有八個兒女，都受高等教育，兩個兒子美國畢業，兩個美國經商，他死的時候，只有十六元的薪俸。人要問我那裏來的錢栽培他們，我說：『只要去問上帝好了。』第二個試誘便是乏味，講道理無人聽，傳福音無人信，乏味極了。還要受人家的批評，毀謗。在傳道五六年時候頂利害，甚至於對上帝說：『請釋放我罷！我要去做生意了。』幸上帝不離棄我，仍舊要用我，在我過三十歲生日的日子，生了很重的病，自己快要死了，在牀上想到上帝栽培我十幾年，傳道六年之久，沒有一人因我得救，我若死了，空手如何可以見主，怕得很，睡着的時候，便做傳道的夢，不是爲了熱心，是爲了怕。我禱告上帝說：『你若使我不死，我要熱心做工。』感謝主，我沒有死，但是大覺悟了。第二年差會調我到閩門上津橋總堂傳道，上帝對我開了傳道的門，使我有許多做工的機會，直到如今，我覺得傳道是有趣味的。

五被請爲牧師 十四年以前，上津橋的牧師是美國康福安博士，他很提倡教會自立自養，將會中的牧師捐津貼一位中國老教師，每月十五元。但是因爲捐項的不足，常常欠付。我調到那邊的時候，他已調往他處，差會與教友要把這個捐款津貼於我，人家都勸我不要接受，總是差會的款可靠，我想這樣我便不靠託上帝，也看輕了教友，所以我接受了。民國元年教會請我做他們的

第一任完全自養的牧師，十四年來沒有少欠我一文，上帝爲我預辦一切，使教會漸漸興旺，雖然有時亦有軟弱，不能使人人滿意，有不順的境遇，我靠托上帝，總不搖動，他使我得勝一切。

六傳道的快樂 我傳道是素抱樂觀的，一切的難處託在左手，隨處闖得着，隨便什麼可以吃，身體很好，路又跑得動，這是傳道人應當有的習慣，我亦不欠債，我的妻子與我是同心的，探望女教友，他與我同去佈道時，幫助我奏琴，我們算傳道是頂好的生活，我們的長子培恩，生下的時候已經將他獻奉主，他現在大學讀書，已立志終身傳道，我的兄弟重華，十年之久，在教內教外當教員，後來受了我的勸化去學道，現在做很好的牧師，我有三個青年教友，好算是我的提摩太，一位是吳子燮君，神學畢業，在本會傳道，一位是韓芝卿君，他在常州監理會傳道，一位是林光大君，他在筭波宣道會傳道，他們都做很好的工夫，這都是我的冠冕，我的快樂！

七傳道的工作 保羅說：「我在什麼人當中，便做什麼人，」他又說：「要傳道不論何時不得時，」可知傳道人任何地都是他的工場，任何時都是他的機會，我亦抱定此宗旨，只要上帝爲我開傳道的門，有傳道的機會，我便去做，我們會上有個社交堂，叫做普益社，我不是社中的幹事，但亦是他們的牧師，我利用這機關對上中二級的人做傳道的工夫，他們不是特別的人，大膽的向他們講，他們是很佩服的，漸漸也能受感化，接受真道的，我有演講機會的時候，總不敢不演講福音的，在他們宴會的時候，也照常禱告，謝飯，顯出基督徒的精神，某處行畢業禮的時候，官紳

都坐在上面，我演說的時候，講起道理來了，他們倒是很佩服。一次我們請官紳們吃飯，席中誦路崇德博士講道，我也禱告，謝飯。道尹對我們說：『這謝飯的禮實是在頂好。』我們萃英中學請我做他們的宗教系主任，並教二班的聖經，雖然不受他們的薪水，到底可以在學生中做了不少傳道的工夫。去年高中畢業一班，十三人都做了基督徒。我很喜歡同學生們講道，我已經到過許多中學校去領奮興會，他們的學問總敵不過真理。一次在某大學講道，有一學生來辯難，我同他講了多時，同他說：『你能同我禱告嗎？你能允我為你禱告嗎？』他到底被主得勝了。在學校中傳道，靠禱告比用學問口才好。我們學校某次開奮興會的時候，我禱告時提起一個蔣姓的學生名字，求神感化他，他終於受了感化。他做見證說：『我的受感不是因為聽他講得好，是在他提起我名禱告的時候啊！』公衆佈道與開奮興會果然是我歡喜做的生活，但是探望教友，行路，坐車，做個人傳道的工夫，亦不能看輕。我想我們出門時，總得帶些簡畧的勸世文，做傳道的引線。我們做工有時太辛苦，像要沖出我們的血，我想一個人傳道時沖血而亡，一定可以激動聽道的人歸向主。也是值得的。我願主能用我幾年的光陰，做完我一生的工夫，不要用一生的光陰，做一二年工作。若因此傷壞我的肉體，早些到主那裡，有何不好呢？只要主道廣傳，現在是穡多工少，願主用我們一人能做數人的工作，不要用數人做一人的工作。我算傳道是終身的生活，不能兼職的，一個忠心傳道人，我看他與他的子孫必多蒙神的祝福，有許多不盡職的傳道，半途中止的傳道，一定

四 篇

遇見許多不幸的事，願神賜恩於我，保守我，終身做他的工作，我要一生讚美他的聖名，亞孟，亞孟。



本 篇 著 者



保 定 長 老 會 牧 師 谷 子 容 君

篇五

谷子容

我雖然濫充了廿五年的傳道士，越發覺得這責任的重要，自己不配擔當，要譚經驗更是沒有的。不過既然答應了楊先生的委託，又接到數次來函的催促，只好塞責的拉雜寫出，亦不敢望有所貢獻于人。

當我八歲時候，家父因患眼疾，就醫於北京美以美教會的同仁醫院（該院現尚以專門眼科著名）。住院僅十餘日，不但肉眼痊愈，連心眼也忽然開了。回家後，當日夜內家父就將偶像擄毀了。比及天明，同院鄰居大譁，相約與家父為難，說必是喝了洋人的藥水，心竅迷蒙，必須痛毆一頓，或可將藥水吐出，復其本來面目。於是將家舅找來，謀下毒手，幸有外祖在側，解了家父的圍。由那時朋友疎遠，親戚斷絕，但是家父在醫院中所種的種子，始終未被拔出，反倒越發根深蒂固，可見當時在醫院的那位傳道士，必是下了培植的工夫。

我最佩服醫院是絕好宣傳福音的機會，如能注意作去，收效自必不小。可惜近來教會醫院，率多於物質方面務求精進，對於傳道一節，或則仍循故轍，或是視同具文，丟失了許多得人的機會，所以我每逢有暇，就到病院去講道，看為最好的園地。

我家距長老會甚近，家父在長老會學道受洗，不久有一位西國老太太（即路崇德博士之母）常到我家裡來，對於家母傳道，當時西人進人家，要受許多辱罵，但伊毫不介意，過了不久家

母也信了道，並能念不少羅馬字的書。家兄當年被路老太太送入教會學校讀書，次年我亦進入該校，可知早年教會的傳道方畧，是很有手續的，首重婦女學道，次及教友子弟讀書，教會得有繼續兩三代的信徒傳到今日，未始不是早年諸位傳道者的苦心。近今教會學校雖皆大加擴充，似乎對於教友子弟念書一層，反不如從前注重，甚至教友子弟多不進教會學校讀書。（因教會學校學費較其他學校爲昂，且教友多貧者。）不知教會教育當局對此曾注意否？亦曾設法矯正此弊否？不然，中國的教會是明進暗退。

我在學校所讀，除了一部四書數冊算術地理外，每日以背誦聖道問答新舊二約等書爲主要科目，使人讀得頭暈目眩，我雖然不至像一位同學向我說，他因幼時背聖經挨打，和聖經結了仇，每逢看聖經就覺頭痛，但我每見小學生在會堂內背聖經，不由得就背酸，並且我見許許多多教會學生，自幼受過充分宗教教育的，而今對於道理愈加疎淡，不知是何緣故，這真是件憾事。我主張教會學校應以傳教爲宗旨，但務要採取適當的方法，循循善誘，不可一味強迫高壓，致生反感。

當庚子的前一年，我於中學卒業後，到山東登州文會館（今改名齊魯大學）讀書，原預備作教員。到庚子年春天，館主赫士對我說，有美國一位銀行界馬姓老先生，因熱心主道，欲覓一中國青年將來替他在中國傳道，能受此託者，馬君助其一切費用。赫博士欲我得此助款，却不加以

勉強給我數日工夫考慮，於是我用祈禱之工，求主指示，後即決定終身作傳道士，所以我傳道雖由人的介紹，却由我個人獨對上帝立的志願，我永遠承認馬君是上帝特派的天使，如同下面的憑據。

我在山東讀書，除了一小部分學費由教會補助，其餘概由家中供給，不料庚子五月間，家中父母兄妹等六口，都遭了義和團的殺害，數月不通音信，後來聯軍破京，經友人將我幼弟帶到山東，方知全家遇害，只剩下幼弟一人的命，當時恐不欲生，復回憶若非上帝預遣馬君接濟我兄弟二人的用費，豈不愈加困難嗎？因此信心越發堅固，承認自己是屬上帝的子女，一生依靠他。

我在庚子年冬天，為靈性最高潮時候，後來不免有時墜落，幸有數同學道心甚高，互相提携，得不傾跌，我相信少年時的益友，為人一生的砥柱。

我於大學卒業後，不俟神學讀竟，就跑到鄉間去任正式傳道，後覺悟這工作的神聖和必需，就復進神學讀完神學課程。

起首傳道數年內，我不喜愛牧師之職，因感受傳道的困難，和教會許多不平的事，就打算將來或另改其他職業，因想起不可給魔鬼留地步的話，就決定主意，受了牧師的職任，由彼時至今，我的路途越走越明，不拘經何打擊，毫未動搖，現在看我掙的教會的薪金和我傳道是兩件事，就是停止這薪金，我仍不改變這職業，因為上帝有法養育我，我希望一生傳道，直到離世為止。

距今三年以前，我羨慕自立傳道的辦法，想擔任會中義務牧師，於是組織了一種實業，由內人幫助經營一切，自己從旁計畫，並與教會議妥減受一部分薪金，期望逐漸達到目的，試辦足有二年，覺得教會喫虧很多，因為這個辦法，用於自由傳道，固是最美之策，若牧養一支會，恐非良策，以既須用一半精力經營事業，教會無形退步，連個人的靈修亦疎忽了，可說那二年中，是教友靈性最缺乏時代，或是因我的才力不足，有此失敗，亦未可知，我今決然將實業取消，專心牧養一支會，惟指望將來能自由傳道之時，再成功我的志願。

以上將我自己的經過，約畧說完，下邊對於傳道者，尚有幾句話，要坦白地說出：

(一)傳道者要有吃苦心，傳道雖是靈性上最快活的事，却是肉體上頂吃苦的事，不但要忍受保羅在哥林多後十二章所說那些苦處，更是在這經濟壓迫，而且教友們貧窮居多的時代，除了數大城市外，傳道人不能得着豐厚的薪金，至於傳道人的養老費和子女讀書費，尤無法計及，只好將這些付之天父手中，其實我看傳道人因經濟不足，子女廢學的少，正因他們生計艱難，越發激勵子女成名的多。

(二)傳道者要具堅忍心，有人批評教會內魔鬼更多，這話實在不錯，要知地上的教會，終久不能純全，什麼教閥，教棍，到處都有他們的踪跡，還有那些教友們中有財勢的，就傲視一切，年老有資格的就遇事把持，甚至教會雖注重合而為一，却常鼎足而三，彼此各不相關，若再遇見

同工們互相傾軋，排擠，真是使人退避三舍。我的同志們哪！不必畏縮，凡事以至誠二字對之，無不化之人。

(三)傳道者務須專一，古時使徒們辦理會中庶務，尚怕有礙於傳道的事，何況我們這對於一處會堂負有全責的人，有的傳道人因經濟不充，就兼帶存糧放賬，固難免分心，即彼經濟充裕的傳道士，因思擴張教會，就日當僕僕奔走於應酬場中，亦未見其有當，還有一等掛名傳道者，專事辦理社會事業，置傳道於腦後，看傳道是那月掙八元錢人們的事情，唉！錯了，你既名爲傳道的，就當求副其實。

(四)傳道者應存恆久心，傳道既不是受人的派託，那末，亦不能因人而轉移，更不可因點細故，中途退職。我見多少傳道人，因境遇之故，改謀他業，後又復回傳道，如此往復三四次，不但輕忽聖工，且使教會的精神，弄得顛倒錯亂了，實在可惜的很！

尚有數樣小事，是我自己多注意的。

- (一)多留心窮教友的事，常爲彼等計畫，並多與彼等來往。
- (二)教友患病者，不拘貧富必抽暇看望。
- (三)對於教友，一律待承，不露有親疏之別，更不使窮人多心。
- (四)與富足教友往還，和窮教友一例。

(五) 注重普通交際，却不採世俗酬酢，免致虛擲金錢。

(六) 不隨便借貸給人，免得日後結了仇人，妨阻會務，教友缺乏者盡力賙濟。

(七) 對已發生誤會者，向之賠過認錯，不令會中一人與己結冤。

(八) 與教友談話，不批評教會的短處，有機會就唱詩祈禱，不但可除是非，並可培植教友靈德，以補主日講道的不足。

(九) 教友遇有特別事故，必盡力代之奔走。

(十) 有時受了別人的苦遇，不必聲張分辯，只跪倒主前，求主的安慰。

回憶以前的經過，滿意的地方少，討愧的時候多，常覺對主對人，多有軟弱缺欠之處，下面略

題數樣：

(一) 每年進教的人不少，退後的亦多，如同市上行人，在目前走過一般。

(二) 有時自己靈性低落，覺出講道無感人之方，如同欠債未償一般。

(三) 不能將失迷真道的人，盡數挽回，常覺是一生最大缺憾。

(四) 明知傳道是屬聖靈的工夫，却易逞一己血氣之勇。

(五) 由上帝賜的苦杯容易忍受，由人來的橫逆實覺難堪。

盼望愛主同工們指教為幸。

本 篇 著 者



李 春 蕃 君
丹 陽 美 以 美 會 牧 師

篇六

李春著

楊味根先生與鄙人在牯嶺領首會晤，面屬將生平經驗，擇要寫出，當時雖允勉力從事，而奈鄙人經驗不多，且久荒筆硯，以致遲遲至今，未敢報命。今第一集業已出版，又蒙贈送一冊，並擬徵求第二集，於是鄙人無法推諉，只得勉強應命。茲將鄙人信主受試，蒙召研經，祈禱，傳道得人，種種經驗，分條錄出，以饜閱者，工拙非所計也！

(一)論到我信主的原因，我本來是四川瀘縣人，一千八百九十三年，那時我有廿七歲，被內地會錢鳳鳴牧師，聘充官話教員，以聖經為課本，凡他所要讀的，我不能不讀，然而我最厭煩其中之話語鄙俚，如親嘴等字，且羞以出口，意以為猥褻，及至耳濡目染，乃習以為常，然因心存反對，數年來並未受絲毫感動，惟於錢牧之私交，日漸濃厚。四川土匪任韋陀，逼迫教會，我以士紳資格，竭力維持，於是與教會愈加親密，而於道理，仍不關心。庚子年拳匪起事，五月十一日，慈禧太后殺西教士之通飭上諭下來，四川幸有兩廣總督張之洞，三江總督劉坤一，不奉亂命之約，官府皆實力保護西人之生命財產，但百姓中仍有蠢蠢欲動之勢，風聲鶴唳，一夕數驚。那時我曾銜重要使命，赴渝與領事商議保護之法，因為教內沒有人敢去，此時錢牧見我熱忱勇敢，相信我的心，一點沒有疑惑，然而我還是一個教外人，於是錢牧師、魏小姐等，盼望我信主之心，如火一樣的熾起來了。又見勸我是不中用的，只得每天特別的為我禱告，有用人告訴我，我口中不言，心裏不過笑他們

癡就是了。到了辛丑，就是一千九百零一年，我聞聽在拳亂時，有許多中西信徒，爲道捨身，受各樣的刑罰慘死，我心裏大受感動，就立志信主，在那年十月，由錢鳳鳴牧師施洗入教，細想實在是上帝准了他們的禱告，這就是我信主入教，經驗的大畧了。

(二)受試 一千九百零二年，錢牧師回國，新任的人，信任我的心，就大不相同了。那時我還作教書工夫，因一小事，與新任牧師發生誤會，我就離開教會，並我自己的家，起身東下，我信主的心就完全退了。及至到了涪州，我坐的船觸在石尖上，壞了一個洞，彎在那裡修理，那時我心裡非常的憂愁，我想那船終必打碎，那裡又無別的船可趕，又沒有朋友親人商量，心中焦急，不知如何纔能免這危險。那時我不禱告已經數日了，在這無法脫險的時候，偶然想到我這樣的孤淒，我何不禱告耶穌，遂在帳中俯伏，虔求耶穌與我同在，救我脫離現在的危險。禱後，心覺稍安，於是在岸邊閒步，上去半里的光景，見有二船攆岸，兩船相離約三四十丈，問第一船搭客否？他回答說：我裝的是漆，不能搭客，你問那隻船，看他搭不搭？我就走去，在岸上大聲問：這船搭客否？船上一人回答說：請上船來再講，我就上船去，那人問我那裡，我回答說：我的路長，你的船到那裡，我就趕到那裡，他說：我船到宜昌，我說：我就趕到宜昌，那人把我上下細看了一會，說：你信耶穌否？我見他問得很唐突，我就反問他說：我信耶穌不信，與你有甚麼相干？你問這句話有甚麼意思呢？那人回答說：不是的，我們這船老板娘，已經說過不搭客，然而他是個信耶穌的，他也喜歡接待信耶穌的人，若

你是信耶穌的，就可以搭你，諒他沒有甚麼話說，我又問他說：你是他的甚麼人？他說：我是他招上門的丈夫，這家業都是他的，所以我不能作他的主，我此時纔告訴他說：我是瀘州內地會的教友，他就很歡喜的，接我去趕他的船，後來那船主的女人，非常優待我，這就是我在試探中，主與我同在的第一證據。沿途又經許多曲折，纔到上海官話會暫寓，其中穿插逗樞處，無一處不是主的引導。最奇特的，是主派我做繙繹聖經的工夫，神學博士鹿依士先生，奉派繙繹聖經，從四川聘一華員相助，詎料到滬時，不滿意於鹿，不告而去，時已四月將終，烟台聚議之期已迫，鹿欲在滬聘一川人相助，獨覓不得，焦急異常。後由竇樂安先生介紹余任譯經之工，細想此事之巧合，真不可以言喻。蓋譯經之工，必用一川人在內方可，斯時不但使譯經有人，且使我研究聖經三年，多明其中奧意，好使我作傳道之工，若不是主的安排，何有如此之巧遇呢？此即我在試探中，主爲我開一條出路，引我出險的鐵証了。

(三)蒙召 我在離川的時候，不但無心信道，且恨悞信此道，以致遠離鄉井，自怨自艾，大有今是昨非之感。及至因禱告而得上了那個女信徒的船，那時不能不相信是主的引導，次日即安息日，那個女信徒請我在船上主領禮拜，那時我覺得，此即主召我作傳道之工，於是毅然應命，即在船上招集船主閤家，並上級工人，圍坐艙中，余即侃侃然爲主作証矣。其後新約譯成，各西人回國須休息一年，乃譯舊約，余欲他就，百事無成，於是禱告主說：主阿！你若要我作傳道的工夫，即求

你爲我開傳道之門，禱告後，不數日而柏會督來函，命余往運漕循環，主理該處傳道事，蓋由鹿依士先生推薦而定矣。此時稔知主召我作傳道之工，遂許以終身事主，不復改節矣。

(四)研經 試問我因何信道，直達曰：無非是一種感情衝動而已，時而爲環境之物慾所感，遂與道分離，有時偶然超乎形而上之思想，又不能不與道合，一遇人事之感觸，又與道分開了，總之時合時離，信仰之心，不能與道調和，及至得着譯經的機會，把聖經逐卷，逐章，逐節，逐句，逐字，一一詳細研究，並聆各經學家之討論，及將各註釋，各譯本，詳細比較，討論終局，乃表決譯定，成爲現在吾人所用之官話和合聖經譯本，余在聖經上數年之淘鎔，不知不覺，信仰的心就堅固了，如保羅所說，那時我就真知道上帝，與道融洽了，這就是我研究聖經的經驗。

(五)傳道得人 論到我這個牧師，沒有進過各等神學，也沒有在甚麼牧師名下，幫助他一年或兩年學習過傳道的工夫，開頭就被柏會督，派到運漕，主理一個循環，更沒有就近的連環司指導指導。那年蕪湖正沒有連環司，是鎮江郎登先生代理，就由我一個人瞎撞，因此，就難免上了好些常常有許多人來信道，我就以爲他真是受聖靈的感動，慢慢的一個一個都露出馬腳來了，不是與天主教作對，就是有官司未了，種種奇形怪像的事都出來了，那時我雖然知道了，也不便趕他們出去，又得旁邊執事老教友們，極力的攆擁，總說先生幫幫他的忙，他真是冤枉，救了他真是一件好事，左說右說，我也墮入五里霧中了，又怕犯了干預詞訟的嫌疑，只好左托人，右訪友的，

纔把事情給他了結了，只望他從此專心學道，做一個好好的基督徒，那知他的事情一了，俗語說：「一了百了」，他與福音堂的緣法也了了，從此他也不來了，這樣的當，不知我上過了多少。總之，得人之法，除了用福音澆灌，用和平與人交際，事事克己，以爲榜樣，引人認識耶穌基督，此外別的法子，都是靠不住的，此就是我傳道得人之經驗。

以上種種，無非鄙人所經過之事實，凡有可勉可戒，耐人尋味者，拉雜錄出，其中之穿插逗樞處頗多，因限於篇幅，刪繁揀要，閱者諒之。



者 著 篇 本



君 淵 德 凌
師 牧 會 義 信 興 始

篇七

凌德淵

我十五歲受洗入聖教，那時我還在家塾讀書，我村有數十人學道受洗，傳道先生何道興君，每日晚間，都來我村講聖經，領禱告，我就在這時候，得領聖經的教訓。

次年，何先生勸我入聖會學校讀書，我還沒有決定主意，我家塾的先生，屢次阻撓我說：「這洋教就是墨子的道理，楊墨之道，都是古聖人所拒關的，現在你要從這異端，就不是孔孟的門徒。」我聽了這一番說話，心中很不安樂，不曉去好，或不去好，我求我父親解決，也總沒有決斷。又經過一些時候，感謝上帝，開導我心，使我決定，不管甚麼，就入教會學校讀書去了。過了一年多的時候，就遇着庚子年鬧教的風潮，將我們的教堂抄了，學校也停閉了。

後來我入本會的中學，當癸卯年終的時候，有本會德華書院的教員學生，和同盟會人奉孫中山先生命令，在廣州起事，失敗後，連累本會總教堂，受嚴厲的檢查，神學院學生，完全四散，有二學生坐監至一二年之久的，我們中學學生的衣箱書櫃，也受一番檢查，那彌天大禍將臨的時候，無所倚靠，我們的校長，召集全堂員生，跪在地下，懇切禱告，聲和淚下，幸賴上帝垂顧，我們絲毫無損，實在感謝上帝不盡的。

我入廣州德華書院讀書，到二十三歲畢業，就領傳道聖職，到今年剛剛作了二十年傳道的聖工，在這二十年內，作了八年的教師，十二年的牧師，可惜沒有結倒好果，奉獻給上帝，當然也拿

不出特別的經驗來，這是抱愧得很！

我畢業後，就在我本縣的區堂，助理傳道的工作。幾個月後，我有一個同事，在清化地方傳道，患了重病，回家去了，就派我去代理他的工作。這個地方，是縣中人才最盛的，那地方的人，有一種好學的天性，故有功名的人很多，可惜養成一種傲慢輕視他人的惡習慣。我是一個年輕的傳道人，初時很多害怕，不願意去那地方傳道。後來思想，傳道是我們的本分，有效無效，是上帝的工夫，我們只曉盡力量來播種，生長他的，是在乎上帝。我到那地方之後，每天多往各鄉，拜訪一般紳士，談叙間，並講論上帝救世人的真理，那時是廢了科舉不久，縣中還沒有興辦學校，一般紳士，知道傳道人是由教會學堂畢業，所以多用各學科來相詢問，甚麼叫做物理，甚麼叫做地理，算術又是怎樣的，過了不久時候，不第一般老學紳士，常相往來，還引起一般青年，不時過從，每天除了來教堂談叙外，或邀請我到家中，指點各學科的門徑，和入學堂的規則，都覺得應接不暇了。

從這經驗，就可知道傳道人不但須有傳道救人屬靈的恩賜，還要有應世人需求的才能，主基督傳道時，也常顧及人身體的需要哩。（馬太十六章九至十節）（約翰二章一至九節）

有一位老學紳士，我當時和他論道，他也很喜歡我所作的工夫，但對於基督的真理，就不十分明白，他說：『耶穌之道，淺而易行，孔子之道，深而難知，淺而易的，甚合一般普通的農人，我當吩咐我族中爲農的子弟，來從你先生學道，我們是讀書人，行孔子的道就夠了。』但他臨終的時候，

却吩咐他的兒子和孫子，要信道受洗，作基督的門徒，十年後，我巡視教會到那地方，聽他的兒子親口述說他父親的遺囑，現在他的兒子和孫子已經早年同時受洗歸主了。

我們傳道人，不要錯過了講道的機會，無論得時不得時，我們要尋機會來講道，也不要揀擇地方，我們以為沒有機會的，有時門路大開，我們以為這人不容易受道的，竟是虛心樂道呵。

我平生有幾件事，是我所注意的：

一是為教會求人才，主耶穌說：『禾稼多，工人少，所以你們當求莊稼的主，打發工人出去收他的莊稼。』今日教會的現狀，無論誰會誰地，亦無論城市鄉下，都覺得難免有人才缺乏的嗟嘆。傳道需才，教育需才，即辦事業也沒有不需才，這樣的人才，我們固然要懇求上主，預備給教會需用，但我們還要用一番引帶照顧培植的工夫，纔可以合教會的用處。我有兩位青年的朋友，一位是在軍界的，當時我們在韶州，開辦德文夜學，出字招生，首先來報名的，就是這位朋友，他還引帶一般軍官來報名就學，我們用救道傳佈給他，他也很留意學道，立志歸主，可惜他的性情浮躁傲慢，我常時用聖道規勸他，初時很不心服，後來離開韶州，進廣州兵工廠做學員，我們也常時通信，勸他固守真道，有一次，他覆信給我，直認自己的浮躁傲慢不是，而後當謹守救主的聖訓，謙虛謹慎從事，他領得官費，往德國去遊學，不久回國，往廣西去，可惜尚未受洗，竟然因亂事死了。

一位是學界的青年朋友，他在韶州省立中學讀書的時候，和一般學友，常來教堂禮拜，和研

究聖經，他很留心教會的事業，凡教會舉辦一事，他甚樂意幫忙。畢業後，我介紹他在教會學校當教員，一二年後，甚有教驗。他入教會初時，對於基督的道理，很多辯論，有時我與他辯論到深夜，到他漸漸明了的時候，無論對於他自己的家庭，或一般的戚友，很多爲主作證，勸人歸主。後來駐粵滇軍旅長魯子材君，很器重他，聘他在軍中辦事，極得魯君信任。遍歷湖南、貴州、四川、廣西各省，凡有教堂的地方，無不有他的足跡。前年歸來，再主持本會學校的事業，今年春間，已受洗歸主，和我們同作主的精兵了。

主所揀選的器皿，我們固當樂意接受。有時地方個人的才能，和地方團體的力量，可以利用的，我們也當審慎利用他，來幫助天國的推廣。這個我，有時也經試用的。

一爲教會謀聯合，我們教會本來是同宗一主，同具一信，實在可以不分。但因宗派的區別，教政的紛歧，屢有不能合作的趨勢，教會有這樣的現象，確是不好。我平生對於這事，非常注意，我知道聯合的事，不容易談，但凡事必先有言論，然後纔有事實。所以我對於本宗的，或他宗的領袖，屢提議聯合的必要，感謝上帝。現在中華全國協進會，既然確實提倡全國教會聯合的工作，這樣的工作，雖然進步很大，但我們傳道人，還要負責來做到中國教會合而爲一的境界。

一求同工的和洽，我在本會傳道，經過有幾個區會，屢屢看見同勞們中，有不和洽的現象，若果有這事發生，就影響教會極大，不致互相嫉妒，卽致意見紛歧，大有阻碍教會進行的事。所以一

有這事發生，是必力求調解。就我一己方面，常以謙抑自居，用忠厚誠實待人，有時恐怕力不及時，常時懇求上帝，賜我力量，能保持和衷共濟的志願。二十年來，我常把這主義自勉和勉人的，恐怕我教他人之後，自己反被棄絕。

祈禱是我們基督徒的生活，亦是我們得新生命新能力的妙法，有不可思議，無限量的功效。在我的經驗，成功在祈禱的，記不清楚許多，其中有幾件事，為我所永不忘的：

1 在民國三年，我的兒子患了重熱病，適逢有一位醫生由鄉間來，誤投了熱性的藥，病勢加重，甚至發狂，十分危急。我和我妻，心腸欲裂，因曾生育兒女四人，概是天殤，這兒三歲，又奄奄待斃，不覺悲感萬分。當時有我同縣的長老鍾君，因事來到，我請他和我夫妻，跪在床前，哭禱上主，禱告後，心裏異常光明，過了一時，病勢漸減，轉危為安。後有循道會梅文煥牧師來，代我設法，送入醫院調治，日見起色，幸慶生還。

2 在民國八年春間，我出巡鄉下教堂，同行的有蕭士攝、鄧主恩二君。行近始興地界，忽有土匪三四十人，把我三人捉將山裏去，爬山越嶺，十分困憊。自上午十時行至晚間九時，纔到匪巢。那時還是春深時候，當夜風雨大作，寒冷徹骨，而且今日叫打，明天喊殺，日裏用繩束縛兩手，夜間用鐵絲鎖住雙腳，言語坐臥，毫無自由。實在是有生以來，未經嘗試過的苦難。三日後，匪首來到，審問我們後，却吩咐要備銀九千元，作我們的贖身價，同時要我們寫信到教堂去了。我們在那裏，除向

上帝禱告，和對土匪講道外，另無他事。我受這一次試煉，加增我的益處不少，使我日夜靜思自己的罪過，不輟的禱告上主。那時候，人間一切，和家庭一切的所謂樂趣，完全不有存在心中，正似保羅所說，願離身與主共在就更好。有一天，我默禱以後，十分困倦，不覺睡去，忽然驚醒，心裏有一個出……出……的意念，我即時又禱告上帝，要除去我這種意念，因我心比前數天稍為安靜些，但心裏總不得安樂，我一面希奇，一面思想，或是上帝預先告我要拯救我脫匪手的時候，就有土匪一人持槍來到，對我說：『我的首領，今天要放你們下山。』初時我不敢信，因這般人機詐百出，我反以為憂愁。後來有一位掌守我們的匪對我說：『先生，我的首領放你是真的，但請你下山以後，要介紹我往別地方去作工，我甚不願在這裏為匪，因我聽你講人生當盡本分，纔可免上帝的審判，我心十分不安，我是被迫上山為匪的家裏還有妻兒，我很記念他們，說時流淚不止。』到晚間，匪首派出二人，送我們下山，到附近有教堂的地方纔回去了。

這次所遇的試煉，最奇的，就是土匪初時非常兇惡，後來加以優待，我們與匪首辭別時候，還有許多認過，請我們不要怪他的話。這樣的流淚認過，我總不知有甚麼緣故，但我確信天父垂聽我們的禱告，感化他們的心，來憐憫我們軟弱的人，在受試探的時候，給我們開一條出路。（林前十章十三節）

另外我常時用來警戒的就恐怕我們傳道缺少行道的工夫，有言無行的傳道，正似鳴鑼響。

鉞，不第不能取信於人，反易惹人的毀謗。自古以來，反對真道的人很多，在今日更是不少。我們要凡事謹慎，爲真道來爭戰，持定永生，任勞耐苦，來盡我們傳道的責任。



者 著 篇 本



君 丞 幹 祝
師 牧 會 道 循 昌 武

篇八

祝幹丞

漢口信義報主筆楊味根先生要我擔任撰作一篇傳道經驗譚，我當時一想，有兩個念頭要推辭：一因事務紛繁，無暇伏案搦管作文；一因作文的人都是有聲望的文豪，我何敢班門弄斧，貽笑方家？既而思之，這種徵求，不是重在文字之優美，乃是重在經驗之詳明，於是纔定主義，要在忙中抽閒，不計文字工拙，只是老老實實，說出我的傳道經驗罷了。

漢口奉教 前三十八年，一千八八八，即前清光緒十四年戊子，我在漢口王姓家中教讀，被同鄉劉君引我奉教。

德安九年 一千八八九，即光緒十五年己丑，教會派我到德安，任教授職，歷有九年，每聽別人講道，自己就羨慕宣講，無奈沒有傳道的職分，不敢擅自登臺，有年春三月，正過府考，許多考相公到福音堂聽講，常與教士爲難，我向牧師請願，讓我每日助講十五分鐘，牧師嘉許，我當歡忻。一日我向考生講耶穌贖人罪，非聖賢所能及，該考生罵我：『侮慢聖賢，是名教中的罪人，應驅之於海隅而戮之。』繼講聖神化人心，該考生仍怒目相問：『聖神爲何物？』我就引中庸第一章，子思終言聖神功化之極，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該考生轉笑容說：『洋教與儒教若合符節，道並行而不相悖。』遂興辭而去，這是我開始講道，第一次的境遇。此後牧師任我爲義務教士，或在木堂，或到分堂，主領禮拜，有一次到鄉下集市佈道賣書，遇一

酒醉人前來，作買書狀，翻看多書，不但不買，而且將書撕扯，辱罵不堪，這真是俗語說：『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然而後來那地方，有人奉教，並有人做了傳教師，感謝上帝，我在德安，前五年專門教書，後四年兼助傳道，有的學生全家皈依，弟兄二人今在遵道會，兄當牧師，弟辦教育。

漢口大通巷三年 一千八九八，即光緒廿四戊戌，遷調漢口大通巷，任教授三年，課餘之暇，即以傳道爲事。千九百即光緒二十六年庚子，鬧教風潮，日大一日，惡耗的函電，晝夜傳來，西人只一留守住宅，其餘不得不思患預防。有一日我到公店堂幫助佈道，該堂教士正在台上宣講，霎時間有人呼喝大罵，我見勢不祥，即遣散衆人，關門禱告，乃好事之徒，持斧劈門而入，將堂內器具全行打毀。漢防營聞信，兵隊飛來彈壓，衆始鳥散。那時沿街各舖面，站滿了人，『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是打洋人教堂，觀他們一種幸災樂禍的態度，印我腦中，令我喑噓感慨，知人們仇教之心，不約而同。聖靈叫我勿懼，越發放胆傳道，次日堂內外兵士紮駐，刀鎗如林，堂門首有張之洞的大字告示：『軍民人等，諭旨欽遵，造謠鬧教，正法示懲。』然在我看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不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於是在我堂內的兵中，作談話的傳道，兵們亦樂聽聞。

武昌長街七年 一九〇一，即光緒廿七年辛丑，遷調武昌長街七年，即棄教書事業，專爲傳道。副教士那時沒有如今的神學，本會只博文書院附設初辦的道學，我未嘗入道學肄業，只在道學

內教授一二門功課，每日輪派一學生，助我開門佈道。在長街之第三年，是停科舉的末屆，那時開門佈道，有些科場秀才進來，一日我講上帝惟一，有一秀才入堂左顧右盼，作不睬狀。就座之時，即將鞋子脫下，蹲在凳上，氣忿忿的問說：「上帝是甚麼？」吾應之曰：「這個問題，朱程早已答覆，上帝者天之主宰也。曾爲禹湯文武成康所事奉，詩書載之諄諄，先生豈未之聞乎？」該秀才聞問之際，不料抓手將他鞋子從凳下扒去，起身時沒有鞋穿，襪底出門既難看，赤脚上街又不便，此時無法，我只得在攤上買雙舊鞋送他，他說：「先生所講，引經據典，不啻暮鼓晨鐘，醒我春夢。」我知道他是奉承話，他亦知基督教不是洋教，他寓於貢院內辦公之友人處，翌日我去訪他論道，不覺天晚，貢院門關鎖，只得在內寄宿，與之論道良久，本着儒經要旨，表明基督教義，次晨辭別，他說：「共君一夜話，勝讀十年書。」此人卽劉次橋，大冶籍，後來奉教爲義務教士。武昌大東門外有大東嶽廟，每年三月二十八，人山人海，上廟進香，我每年乘機而去，向那些人們分書宣講，聽的人均無異言，所以近來武昌基督教聯合會，屆期有張幕佈道之舉，有一次我佈道轉來，路過左旗，在營門前開講售書，被兵持鎗驅逐，幸未遭其毒打。

漢口金庭公店三年 一千九〇八，卽光緒三十戊申，遷調漢口金庭公店，任爲正教士，三年於茲，每禮拜開門四次佈道，每次有一班熱誠信徒輪流助講，每一開門，濟濟一堂，然聽道者多，奉教者無，或謂：「這種開門工作，既不收獲效果，亦奚以爲？」我說：「人不奉教，卽不開門佈道，請問

教會所作何事？傳道人所做何工？豈徒閉門禮拜，閉門查經，閉門禱告，今日聚會研究，明日聚會討論，這就算是傳道麼？斷乎不是！教主與使徒，當日的大工夫，豈不是注重傳道嗎？不但傳道於外間，更傳道於會堂，我們開門佈道，雖未收效果於現時，必收效果於異日，雖未收效果於本堂，必收效果於異地，常有人說：我如今奉教，是在某時候某地方聽過了道，所以保羅說：『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上帝叫他生長。』我們開門佈道，是一種栽種澆灌的工夫，不得因人不奉教，即視佈道爲無益。』

大冶縣六年 一千九十一，即宣統三辛亥，二月遷調大冶縣，是年八月武昌起義，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我很覺得上帝不叫我，我在武漢駭然受驚，叫我到大冶安然傳道，計有六年。第三年一千九十三，即民國二癸丑，任爲副牧，傳道之心愈加火熱，每日當醫生看病時，即到醫院講道給那些需醫的人們聽，其中受感化信主者亦屬不少，有人做了熱誠義務教士，有人做了專門傳教士，每年陰正月到各村莊唱詩，招集村人團聚聽道，除此以外，我個人或到監獄，或到兵營，或到迎神賽會場，該縣屬之襄城裏，縱橫數十里，每年二月十七至三月初三，迎土主大夫出廟巡邏，各村家家搏餅宰雞，作爲貢品，爆竹之聲，隆隆不絕，土主每駐一村，四方來朝，香紙化灰成堆，米粬聚集如鱗，男女星羅，賭攤基布，種種怪象，難罄筆宣。我乘此時機，特詣該會場售書，在菩薩前對燒香叩頭的人宣講，幸蒙神眷，以光逐暗，使一般迷信人民，歡然購書，樂焉聽道，其中如夢初醒，似醉方覺者很

多，六年來隨時隨地佈道，未遭何等拒絕。只有一回到軍隊去，分書傳道，要論兵以衛民，民以養兵，兵民共和，必需福音真理為基礎。乃該隊官一聽福音二字，即口口聲聲不要洋教，不要洋書，推我於營門之外，豈知不要福音，即要禍音。次日該隊官因肆行淫亂，與人爭風，一被刀刺，一正軍法，殊覺可惜。該縣分堂有四近者五六十里，遠者百里，每日至少必到一處，風雨無阻，有時草鞋，有時赤脚，西牧見我過於辛苦，勸我騎馬。不幸騎了三次，跌下兩次。一次馬行路時，闖下田坡，我從馬首參下，門窗折斷，頭腦擡暈，一次腳頓掛住轎杠，馬驚躍起，我落石板，手腕皮破血流，頭部亦暈，雖然兩次如此，醒悟過來沒有絲毫疼痛，且是倒在馬的胯腹下，沒有被馬踐踏，我真知道主吩咐他的使者保護了我。

廣濟縣四年 一千九十七，即民國六丁巳，遷調廣濟縣四年。第二年任為正牧，事有專歸，責無旁貸，對於所屬鄉鎮各堂，輪流巡視，尤宜周到。雖跋山越嶺，行人曠蜀道之難，而自我行慣，無異坦途。該縣教堂不在熱鬧正街，雖每日懸題宣講，聽者甚稀，該堂有高初兩等中學，聖經與四書講義，是我教授，學生肯受訓練，對於道理頗具熱誠，是以每禮拜中，率領幾個大學生，於下午放學後，在露天唱詩講道，甚覺高興。後兩年來，有張敬堯的潰兵，由武穴逃竄各鄉鎮，必經過廣濟，搶掠之聲，時有所聞，人民一日數驚，婦孺夜宿於野，知事署長，亦到福音堂避難。有一日逃兵與駐兵開火，那些素不進堂門的人，都湧到堂內，有的駭得伏地，有的駭得擡胸，有的駭得喊天，我於是召那

些人齊集禮拜堂，領他們跪下，作特別的禱告。禱畢後，逃兵敗走，衆始安然而散。

復漢口金庭公店三年 一千九二一，即民國十年辛酉，復回漢口金庭公店，任漢口自養監區之監區長，事務更繁，責任更重，除經理三堂佈道事業外，設有平民夜課，兼任青年會每主日查經工作，每禮拜三次開門，聽道者踴躍而入，買去小福音書共計二千四百餘本，歷任三年，任怨任勞，時虞隕越。

復武昌王府口二年 一千九二四，即民國十三年甲子，復回武昌，任牧師職，惟現今之堂不在正街，乃在王府口僻街，每禮拜一三五佈道三日，每日午晚兩次，然入內聽者寥寥無幾。去年蕭耀南在該堂對門建修了佛教宣講所，每日宣講，座爲之滿。在人視之，是爲我堂之敵，然同時開門，亦牽引聽佛教者來聽福音，兩教對門宣講，不管兩軍對壘宣戰，是靠人力之佛教得勝呢？抑靠神力之基督教得勝呢？請諸同道爲武昌王府口教戰禱告，求主援助基督精兵打美好的仗，若是上帝保佑我們，誰能敵我們呢？我們靠着愛我們的主，在這一件事上就能得勝有餘了，阿們。

華民國十年五月八日收到

譚道

傳道經驗譚終

（集二第）

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二版

中華民國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譚 驗 經 道 傳

編輯者 楊道榮

出版者 中華信義
會書報部

印刷所 聖教書局

發行所 信義書局

（五分 一角 定價 本書）

2
469239

3391A

469239



015